181
25
12

寛政二 庚戌

五 癸丑

三 辛卯

六 甲寅

四 壬子

文稿

巻之一

尾張藩儒學圖書之印

平泉文稿卷之一

起寛政二庚戌 止六年甲寅

、游学問答 庚戌
、入府紀程
孝子喜兵衛傳 辛亥
孝子文右衛門傳
對策 壬子
理學真偽論 癸丑
、送北澤元明歸秋田序
、學舍栽梅記 甲寅
孟子會業引
正名論叙
記達谷孝婦事
孝子四郎右衛門傳
復東樂志村先生書 癸丑
、送大島無害序 壬子
、觀流鏑馬記 癸丑
雜說
、栽梅記
大小學名義辨

大槻文庫

書高祖考遺訓後
、獅山公一枕掛幅記
、銅堂記
、碧山園記
、一枕亭記
、梅嶺遊覽記
、書中秋詩卷後

大隅文庫

游學問答 庚戌

客從容有問於余曰聞吾子將游學也余何曰然則胡為不遄發朝也行裹地裹糧也吾子皆足辦之豈為是哉余憮然辟席曰吾不為是也我有不得已焉父母未逝兄妹亦梱焉兄妹以其止非人所能也吁予游亦繫乎其是何言也父子之與兄弟豈復有不相親愛者哉而乃戀戀效兒女居然不能作乃歸之天何哉余愀然正襟而曰不然予游不游實繫乎天矣丈夫何效兒女為哉唯吾違父母而倍手足拒兄妹失手友弟

是懼是以不敢請也夫先王之所以仲尼之所先乎之所學豈復有他哉孝弟而已矣亦豈敢違父母而拒兄妹乎非時是人力可來實繫于天矣客曰洵如子之言也雖然子勿失乎時夫人不可不學之則日進而入于聖域苟不學而雖人心則否君子小人於是乎分人之使事父母果能盡其孝乎顧乎父母康寧兄妹皆能孝乎此其於庭闈定省之道不爲曠洒掃之務不爲廢時耶時難得易失又云獲時勿怠時不再來客乃拊席而歌曰瞻彼昊天歲不我與既今而不發時其易徒獲時勿怠斯言亶然

余悵然又欲與語客遂去而不復顧

夫名之不可正已莫先於親族矣以仲尼之言觀之名之不正至於民無所措手足舊矣名之不可不正也此閭方俗名之不正尊卑無等親疏失分者或有之名之不可不正莫過乎此余生長窮鄉既讀家藏書及見無書籍可閱自方復索僅得一二書讀之而於是謁家府塾人入府城者購爾雅註疏得之矣自是晝夜抱爾雅展閱冊揩方始知名之可以正矣於是等之書起自宗旅旁及又當尊卑親疏系屬排行一齊正之然此特存之以備省閱亦非謂以是為之

正名編叙

夫名之不可不正莫先於親族矣以仲尼之言觀之名之不正至於民無所措手足甚矣名之不可不正也此閒方俗名之不正尊卑無等親疏失分者或有之名之不可不正莫過乎兒余生長窮鄉既讀家藏書又更無書籍可閱百方搜索僅得一二書讀之耳於是謁家府囑人入府城者購爾雅註疏得之矣自是晝夜抱爾雅展閱弗措方始知名之可以正矣於是筆之書起自宗族旁及外黨尊卑親疏系屬排行一齊正之然此特存之以備省閱耳非謂以是播之

邦國也況乎如大方君子豈待吾小冊並名乎然所謂芹獻難忘一寸冊者吾乃有爲他日有嗜味同我口者其或采而味之乎然則雖鎖〻小冊其爲正名之一助必矣題此冊曰正名是乃芹獻之寸冊而已

爾寛政二年壯月

入府紀程

余還自府之三月、游學之志復動、乃獲七月十八日、以母黨有故而止、再卜獲八月初三、是日有雨亦不果、遷延至十一月、是月也一陽來復、萬物含葡、萬物猶然、況於人心乎、於是游學之志有不能已者、乃以本月廿二日、告別於諸親、明日遂發、伴所者一人、士人又携一商也、親菅來餞、二三友生又送我、於磐井川圮橋、時已下辰也、過橋維一關、行十五里、而抵有壁驛、商氏、則後爲乃憩于驛長之家、下午商氏始至、乃雇馬而行、又十五里、日已昳、至金成

驛南有吻流上游有小衛東史所作都乡公橋即是此古宮道在在金成西數里故也

漢過沃是南川即有東南

驛而宿焉是日所歷行程僅三十五云

二十四日侵晨而發三里而至澤邊驛〻訪我負哺十五里許而至宮野驛憩于酒肆商氏呼酒與余人飲自此僦馬而行又十五里許而至高泉驛雇馬不至入茶店而憩既而馬至時已過午又十里許而至抵古河驛〻中有石橋架小溝名曰絶緒橋即古名區也乃就逆旅而宿日已懸車今日所往大約五十里

二十五日平明衝雪而發至多田川則雪風滋甚禹中至九野木憩于茶肆過此七八里山路迂迴忽然出于連山之上四望渺〻茫茫〻唯有白石山突然秀出於西相距蓋五十里云一轉南望峨然小大七焉亦羅立於十里之外此所謂七嶷峯者午後抵吉岡驛〻訪我叔父玄菴君叔父引余三人而觴焉飲畢乃辭地過驛疾風吹雪盛怒于土囊之口蓬〻然飄〻然來襲人裳衣[illegible]遂投宿冨谷驛日已下晡今日所往約之僅五十有五里云

二十六日陽景映發始得脫襪二十里而憩于七北田又可十里達府遂以所伴士人之家為主師事東洲志村先生實寛政二年也

記達谷孝婦事

達谷孝婦者陸奥國磐井郡達谷村農民之妻也善事舅姑〻〻年高而其夫有宿疾兩兒又未離襁褓孝婦常紡績樵薪以為衣食資而供舅姑及良人孝婦身無全衣食非餒不嘗啖是以天明癸卯歲大饑隣里鄉黨餓殍載路而孝婦得與家無恙厥明年罹病而死鄉人憫其至孝而薄命請表其墓不報天道何無知耶何使孝婦保全舅姑子夫於大饑之時而樂歲不自免耶抑脩短有數非人所能為耶余聞諸家君云有感遂記其事云

孝子喜兵衛傳 辛亥

喜兵衛者陸奥深谷矢本村之農民也事繼母至孝繼母年七十患中風已彌數年既而遇眼疾又六年于此卒失明行步不便常在臥蓐喜兵衛奉養之愈益恭謹衣有汚纖則躬親澣之雖夜必起洗之未嘗一命他人方其未乾也夫妻解衣被之家素貧匱冬月或不能衣絮隆冬盛寒母不堪其寒乃燒薪取暖達旦不寐母嘗喜歌曲喜兵衛少有閒暇乃歌以樂其心母命止之則止未有命則不已以至母沒不少衰且賦稅丁役無不給其與鄉人交皆盡愛敬蓋其天

性如此於是享保十二年邦家賞其孝歲賜廩米十苞以終其身

孝子四郎右衛門傳

四郎右衛門者陸奥盤井上折壁村農夫也性至孝少事父母其家赤貧常行傭以給之然居常至微細事必問焉而後行之未嘗違其志親若有過和色柔聲熟諫待容而後止出必告反不過時行年六十猶慕父母樂歲或不粒食冬月常無全衣而親無不極滋味鄉黨多則之者矣明和七年邦家高其行賜黄金賞之

不直一錢

乃效女兒咕嗶聲音該

蘇古自殺

孝子文右衛門傳

文右衛門者僊臺府龜岡里之商賈也性至孝少喪父獨事母盡孝養居十數年及其母歿哀毀太甚乃造母像朝夕供膳禮拜事之厚於事生其心蓋曰事生者得其驩心而止事亡乃唯期其盡禮而已耳行年六十事之如一日寛政二年邦家賞其孝賜黄金若干

對策 尾藤先生出問子試諸生○壬午

問學之名尚矣而古不必稱正學及于後世乃有此稱者何也且世之爲學者誰不以謂己正今爲我徒者必自稱正學而正學專似我家之名此何爲而然也今國家脩學政增師儒以大習教事亦必命之曰崇正斥邪以振士風起民俗是必有說矣諸生各陳其所見以教我期以發春廿二日

對自古昔聖人君師億兆以播政教而學之道有自來矣蓋大舜使契爲司徒以敷五教命夔典樂以教胄子皆所以明人倫也是大小學之所以創也而學

之名未立也。三代之隆其法寖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同之。於是學之名既立。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其子弟無不入學爲及周之衰聖君不作學政不脩雖以夫子之聖亦不得有爲於當時於是獨刪述六經以詒後世爲當是時曾子獨得道統之宗而大學之旨傳於子思子子又憂道學失其傳作中庸以傳之孟子子子又述仲尼之意作七篇以詳說道學之歸趣孟子沒而不得其傳焉然而尚幸其書之不泯故及有宋之代周程諸子嗣起得有所考以接乎孟子之傳而道學之指復粲然於世此正學之稱所以興也其後經世既久道學復衰邪說妄行日新月盛害於我學者不可枚舉當今之時其最有害者莫甚於簡易及功利之說其徒自稱或曰心學或曰古義或曰復古然其說皆既失大本故悖理而大害於道矣則何其名之愜於是吾黨學者固不得不專稱正學以分夫邪說之徒也若夫道其道而謂己正者猶老佛之徒自以虛無寂滅之教爲正也識者固知其不正亦何益矣由此觀之正學專似我家之名也固宜然也方今國家脩學政增師儒以大習教事亦必命之曰崇正斥邪以振士風起民俗蓋教之

以人倫欲以明古之教也此其盛意之所在歟夫人苟能體盛意以居學爲則士風從此振民俗從此起不久而海內歸正於正矣又何邪說之憂謹對

二洲尾藤先生評持論明暢唯欠知行二字

送大島無害序

自古有國家者大欲有爲非得其人不能也其人不必可得然既有君倡於上下必有臣應之如影響如高宗之於傅說文王之於太公焉故既曰龍雲從之是理勢之必然也夫膺大任之臣學德必足爲師表而後起應之故其膺大任而樹偉勲沛然如決江河如伊尹之於成湯太公之於武王焉故臣主相得如水魚亦自然之勢也加賀之州府曰金澤北方都會之地而天下之雄藩也加賀侯新興學校延聘師儒蓋欲以致治於三代之隆也既有君若斯其下豈無

其人耶今茲壬子春加賀侯辟大島無害無害加賀處士師事吾祭酒林子六年經明而行修齒德我所兄事我識之熟矣無害蓋吾所謂其人也歟古之善學者得一善也拳拳奉持而不失之古之人誰能之顏淵是已古之出而仕者恥其君不如堯舜一夫不獲其所若撻于市古之人誰能之伊尹是已無害蓋學乎古者其學之與仕豈不古人是師乎昔在孟子時梁惠王厚幣招賢者孟子既至梁而惠王庸主不能用焉滕文公賢好學大欲用孟子而國小不足有為如今加賀侯是躬文公之賢以施為於大國之梁

也無害乃興應之如影響此其大見用也可立而待也夫既有君有臣相得如水魚所謂卉之春稼之秋千百歲而一相遇者歟無害務當弘其規模以裨學政使其所教如所學所施如所志乎則是教化崇於上風俗醇於下而三代之治可庶幾其始于斯行加賀侯既有梁之大國施為能如此豈復千歲屈文公之下哉無害行矣勉旃無害雖謙卑不敢當然欣然哂浩然行送焉以惓惓者誰奥東大槻清準也是日寛政四年六月十六日

復東麓志村先生書 壬癸丑子

鄉辱賜書。伏審動止萬福之狀。欣慰〻〻。某不肖忽荷尊諭垂示之重。惟被以俊秀推稱者。感佩弗堪。因自思。準固駑才不敢當。又非復所願聞也。何則準之果賢歟。黽勉欲進而不已者。或聞之。自今而後。特過許而畫準之固駑劣也。求化為驥騏而不已。然或聞之。自今而後。警戒之意懈。而懶慢之心長。始是自準觀之。推稱如是。全似過許之語。是以準駑才不敢當。又非復所願聞也。然弟子有所惑。含糊不吐。非固求益之道也。是以弟子惑不敢質也。更請垂教。

理學真偽論 癸丑首春述齋林先生出題以誡諸生

凡事出乎天理而無假之謂真其成於人為而薄於理之謂偽是故真之與偽猶玻璃與燒玻璃也蓋波黎國所產者天成也工手所製者人造也雖人天雖於簡之隻眼者能辨之此於物偽之辨也今白玉比之水晶溫潤之色至美而良矣若乃聖人之德渾然天成譬猶良玉不假琢磨也是以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堯舜於我為先覺々々所為後民效焉此學之所由起也或者覩雕琢玉璞美乃曰本麤惡也今化而為美質故荀況氏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偽果然

旁有一人愕然駭曰然則美玉僞而聖人非真也豈其然乎玉有玉之性人有人之性是以璞雕琢之即爲美玉人亦各脩其德爲賢人爲君子苟況固不足則也而令或者之言若此何哉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蓋五性者天命也五品亦天命也是故循五常之性則爲五倫之道乃脩其道之謂五教即舜令契播者而所謂天叙有典五典五惇者皆出乎天理而無假者豈復成於人爲而薄於理之謂也哉由是觀之聖賢之學其真僞不俟辯論而判然矣然理學之稱所以興何也中庸所謂天命之性程子曰性即理也蓋命在乎天性在乎我理在乎物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是理性命連續唯一貫者也是故窮格物理以至天命此理學之稱所以興也蓋所謂窮理者所以明乎善即舜命禹曰惟精者中庸謂之擇善其在大學則格物致知之方至於所謂盡性則雖似專指知言然所以誠乎身即舜命禹曰惟一者中庸謂之固執其在大學則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又皆在其中此聖賢所傳之學皆出乎天理而無假者豈復成於人爲而薄於理之謂也哉夫聖賢所傳之學既已若此吾學之

真偽豈復俟論辨而後決焉乎哉

觀流鏑馬射儀記

古弓矢之載國史既見地神氏之代而流鏑馬之射實創于天武朝則騎射之來亦已尚矣其後鎌倉氏雖屢行流鏑馬之射而禮文未備及至室町氏儀節寢備於是禮文始可觀焉而其禮非有大事未嘗行也其儀則小笠原氏世受之非其徒亦不授也及室町氏之末四海大亂其禮久廢烈祖勃興東開開府四海寧謐然後禮樂制度起廢繼絶流鏑馬之射遂為國家之大典矣方今之世能舉其禮者獨我侯臺有每歲春秋祭祀行流鏑馬之常典矣然州人如

予少長僻陬未一經目而來于茲土是以願觀之亦既久矣　幕廷元子生故事行流鏑馬禮將以歲二月四日於高田馬場行此禮蓋以客年　元子降誕也余聞之也乃與廣瀨以寧（名政典奥州白川人）佐阪士禮（名通恭阿波德島人）杉山子方（名直駿州同部人）胥約及期蓐食乃往觀至則設竹落於淵馬場其東為格子門入則有射道西東其道長一百二十弓其濶二筍夾射道有竹桩八八之北四筍許南北倍道濶豫立小短柱俟設的凡三各居參射道之一相去可三十弓每的獲者三人俟于其後又直于射道中間南三步許設假殿乃通政

內臣位禮之所也又士庶群聚觀射禮於射道左右除數步之外射人之次距此六十許步在八幡宮旁射人齋居凡百日云午時通政某矣始至射人皆袒決遂韘（韘以鹿皮為之）力登搢乘矢執鞭躍馬而至凡十有六人至射道東乃下馬而俟弓者十有六人各執弓而從弓皆韜之韜長一弓有半（月白絹為之）何的者各三人（何故可反）又在其後的者左何的右手附的方尺二寸許薄板白質執弓者去韜授弓射人皆受而執弦遂弦射人之長（一人）不釋弓矢遂進至通政於禮所之東西面拜受命通政由通政左還其後出于其右降階少東

費命射〻人許諾有司反位射人之長右還退射人十有六人
皆上馬遂由射道而西其跨黃驄之駿右手揚鞭左
執重藤弓取轡兼諸附躍馬而前者和田某也其騎
赤驃右手執轡左執重藤弓橫諸前徐〻而後者三
浦某也其他有乘紫騮者有跨青驄者或騏或駱或騧
然步馬威風凜然也弓者的者皆隨如初的者遂自
射道西至設的之所跪其西而俟南面東上獲者乃
由何的者之左取其所何的邪設之下角不及地三
武有司三人在射道之東乃舉扇招之乃射人一人
躍馬而前自西而東左顧而發三矢繼將乃就射道

東南之位下馬右執一介左手執弓北簫而坐北面
西上是即嚮進而受命和田某也既發矢的者乃取
的何之反位獲者獲矢遂搢諸的者弓者一人由的
南而東復初至之位的者三人如初從之儀前射既
畢獲者又取的者所何的設如初有司舉扇而招亦
如初射人乃自西而東既將三矢就射道東南之位
如初卒射就位之儀搢先在位者在位者答揖隨次
而坐獲者獲矢弓者的者皆復初位亦皆如初射十
有六人繼射卒射〻人泣射引而發也弭張焉其矢
或彗〻剡〻其中也硅然以破矢何揚觸梱復之有

當其最後揚聲策馬開弓而發也砉然中者三浦某也其他皆善騎射者信赳赳武夫王公干城也既卒射〻人釋弓遂退次弓者的者皆隨如初至之儀通政乃還時日已下晡余與三人亦相携而歸實寛政之五年也如其儀節吾姑以今所目記之爾如其詳則異日就小笠原氏質其當否乃可圖

送北澤元明歸秋田序 癸丑

辛亥秋 國家修學政增教官以大習教事於是四方英傑之士來遊于國庠者相望於路然有來者又有去者其去者或出仕于諸侯之國或歸里教授或不幸罹病去嗚呼聚散亦無常矣哉友人北澤元明未冠以去年夏來入于學元明天資沈靜故其於學信之深行之篤精思勉勵讀書或達曉不寐如是者彌年而不怠準在學有年矣接四方之士不為少矣而若元明者十無一二焉如是而將進於學重之以師友之切劘其所至豈可量哉元明不幸罹疾將歸

鄉醫之嗟乎元明一朝以疾而去母乃折其夙志乎雖然元明以既就緒之學歸鄉之後醫之養之力勿怠豈復有不愈之理哉疾既已愈復何患折志之有且夫先王之道莫大於孝仲尼之教莫重於孝若夫不力以醫養是詒父母憂也不孝孰大焉是元明平生之所講而明何俟吾言予行矣吾且虛座俟子復來寬政五年九月望大槻準撰

雜說 癸丑

凡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也無法而其事能成者未之有也雖至百工從事者皆有法百工為方以矩為圜以規直以繩正以縣無巧工不巧工皆以此四者為法巧者能中之不巧者雖不能中放依以從事猶逾已故百工從事者皆有法所度矣今學者而無法所度可乎此不若百工也然則奚以為學法而可當以聖人為法動作云為必度聖人聖人之所為則為之聖人所不為則止然而不造於道成德者未之有也

學舍栽梅記

學舍新成之四年。維酒之春。祭酒先生命栽梅百株於簷際庭隙。花蕚始發。紅素交枝。天真之香。自然之韻。爭獻祥於坐前。春中之景。於是為最。夫物優於文者。或不足於質。專於質者。或有遺於文。文質彬彬者。蓋鮮焉。若夫文而無質。君子以徒文。質而無文。君子以為虛質。是故文質不具。君子不取。惟梅也兼是二者。蓋素葩絳趺。爛然成章。和烟映月。為文人騷客取賞。是其文歟。氷肌玉骨。卓然獨立。凌霜衝寒。為志士仁人取愛。是其質歟。是文而不專於質。質而無遺乎

文豈不彬彬然君子之風哉蓋賢者之舉必取類先生擇而栽之其意豈徒也哉夫花雖自佳既得志士騷客品評而韻格益高馨香益馥矣不獨梅花為爾其於人亦然故居於此者內省外修日眄其柯以自規則節操益高文采益郁矣是人之與梅相遭交相贊者歟先生之命諸生其意我知之我曹其可不勉哉

寬政甲寅孟春學生大槻準記

栽梅說 甲寅

三代賞梅邈矣無聞蓋有於今而無於古耶抑有之而不賞耶何後世多賞梅者上古無賞梅者耶然古人貴鹽梅則果非無也果非不當也惟其所嘉不在花而已古稱周人尚文尚文宜賞花而乃賞子降至六朝兵爭無息中國多事則其俗宜漸質也而至其賞梅則專在于花若夫周人之文比之六朝則質六朝之質比之周人則華周人之文非不文也所謂文者禮之文也非俗之靡也六朝之質非不質也所謂質者俗之靡也非禮之質也不然所賞之反其俗也

六朝之去周遠矣由六朝而今世又加遠焉今之賞梅者果能在於花欲果能在於實欲亦必有所取矣嗚呼俗尚有移易亦猶是欲今夫祭酒先生栽梅必有所取焉而仁人是之謂之實文人謂之華若唯謂有取於華而已則非先生之志也寛政六年二月

孟子會業引 甲寅

仲尼既以大聖之才又有三千之徒然至其傳道何其寥寥也韓子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宜其傳道寥寥矣當是時唯顏子為見而識之者惜哉顏淵早歿及孔子末得曾子則亦能傳道而得其宗焉曾子乃得子思而傳焉子思既歿而承其統者為孟子也當此之時周道陵遲七雄競起兵戈日尋聖人之道將墜於地孟子見其若斯不以道自任捨己又誰之望哉故其言曰當今之世捨我其誰也然其所如皆不合於是述其所傳以作書七篇蓋

其憂世也深故示人也切示人也切故說道也詳故聖經而外載道學之要莫如孟子書也故求觀孔子之道者捨斯書何以也哉於是與二三君子會而讀之切之磋之以琢以磨講究是勉勉之不已他日有得乎孟子書乃於聖人之道思過半矣

大小學名義辨 甲寅

小學者何。小子之學。小子者何。幼小之稱。故教之以事。如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孝弟忠信之事。依朱說是也。大學者何。大人之學。大人者何。長大之稱。故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以為孝弟忠信者。亦依朱說是也。

詩朱傳。小子童子。亦此意。

大人小子之以年言也。胡氏之說明矣。胡說見四書通。而蔡氏則曰。兼齒德而言。蔡說見四書纂疏。其言齒固是矣。至其言德。則決非朱子之意也。姑舉一朱說辨之。朱子曰。當其幼也。入之小學。及其稍長。入之大學。是全以年言。非以德言也。而語類稱小兒子者亦多。然則於大人

小子之義。又奚疑焉。

書高祖考遺訓後 甲寅

右遺訓者。高祖悅嵒府君所以誡敕子孫也。夫高祖既以是行之躬而成其德焉。又施諸人而底其績焉。支然後筆此而誡敕子孫。是已試之懿訓。非徒言也。況曾祖而下。又能遵奉從事。以成德底績乎。後世子孫誠能遵奉是訓。則進可以守官。退可以自修。但非其人。道不虛行。後世子孫奉是訓者。在其才行如何耳。可不慎乎。可不勵乎。

一枕亭記

余暫歸自江都覲家府省庭聞家公乃以其暇日速親戚諸賓飲御於一枕之亭宴酣賓一人坐把杯飲未盡率爾停杯問爲曰亭以一枕呼何家公莞爾應之曰　先公嘗書二字以賜故呼　先公何爲書以賜　先公嘗臨宿是亭故書賜先人榮殊恩故即號是亭請聞其詳曰享保年間　獅山公狩北鄙先人時以縣尹出縣候駕公乃令先人陪駕右問縣中故事民利病詳對稱旨遂臨宿是亭　公聞先人常喜風藻命上其所製國雅時先人有子既長　公又聞

之台子父賜其謁親書一枕二字賜爲客曰然則是
亭嘗歷臨病無亦所改欤曰天和年高祖既爲縣丑
始賜宅亭乃貞享初雇工匠於上國而所筭今猶舊
也曰木石園景嘗亦賜覽者歟曰然園誰爲之園乃
成於亦來上國曰普朴者之手乃在元禄時客乃奠
杯謖下階步園庭園庭排石爲步如畫虛綠客進步
抵片石熟視度之長有數武主人揚聲自背後呼曰
觀額石客轉身觀額又指其西石頭分列成三溪以
承盥水者曰分水石客遂回顧畢進抵方長石石偏
長三武許又呼客曰望棼石亦轉望棼復越抵匾平

石乃又指曰觀園石客乃徧觀園中曰美哉景也古
松怪石擾山枕溪窅然有幽遠致主人乃起進南向
指松下巨石曰是本突然直立峯勢朝天　公命倒
之而凹然成山其北者石頂削平本在簷下　徹山
公臨病乃命移爲客閒其詳愉然復坐舉杯酹乃謂
在坐諸賓曰吾今日問亭名獲其詳更請屬目　獅
公書幅如何咸曰善乃合詞請之主人乃盥挽手出
一枕掛幅展之諸賓同然拜瞻畢曰奚翅亭名榮庭
園生光運職由是主人乃收掛幅未畢諸賓既謦欬
老者乃辭出而少者不敢後主人復坐視亭上諸賓

獅山公一枕掛幅記（二大字）

家府藏裱飾一枕二大字掛幅久矣。家君歲一展以揭焉。其揭之也。薰沐敬而後展之。以故準自齔童知其非尋常掛幅比。常加畏敬爲然。未知何人所書。第見裱飾爛然眩目而已。準及稍長乃知（聞）先公所作。劈窠書然體勢不分。猶見其裱飾爛然盈目而已。準既結髮負笈求師府城。猶求不已。遂抵江都學於昌平國庠。數年今乃歸鄉省膝下。時家君適薰沐敬揭一枕掛幅。準膝行（而）前仰觀之。體勢遒媚。墨色淋漓。果非尋常掛幅比也。即　獅山公親書。賜先曾祖考者。諗（問）

乃審知之矣其裱飾爛然者不復入目也昔者獅山公畋北鄙也過縣中呂縣尹問縣中故事利病縣尹詳對稱旨縣尹即我曾祖考諱某號和中君常嗜風雅公臨宿縣尹家氏馬公聞縣尹嘗嗜風騷乃命獻國雅數首於是親書一枕二字併與古信畫賜爲遂子父相帥謁爲蓋出於特恩鄉黨以榮爲吁嗟公勞心民事諮及菊莞其圖治而不善遺可知也當是之時賤官如我曾祖每事加砥礪以乾列況高官責重者乎是以時恭而民豐也其緒餘如書藝奚足言雖然今仰觀此書法精絶其緒餘尚優爲是則國家之間暇可想也若彼宋徽棄身學畫豈同年之論哉夫春陽所照草木咸抱恩輝當此時也賤官如曾祖尚且荷寵光如此則恩輝不物遺亦可見矣於是觀之唯其裱飾爛然復何足言哉復何足言哉

梅嶺遊覽記 甲寅

吾磐井西縣僻在東陬其地亦一彈丸耳雖然自古稱多勝槩梅嶺之勝亦其一也梅嶺多古梅樹故名梅嶺〻〻之下吾産爲吾育爲以故梅嶺之躋游躅相繼吾屐恒不磨也余今自遠游暫還鄉一日家兄拉余躋梅蹊吾屐齒越四年復且成痕欲余少時嘗出于鄉外望嶺上緋素絢然如錦也我今來則花樹咸化成緑不復遺一花矣深樹唯藏囀禽山幽而禽語喈〻也家兄乃穿幽邃在我前既乃鉤鐘樓出其南贄然立進準讃風景準率然喜曰諸勝其有待予

載筆乎何其爭邀呈奇爾家兄乃回望指點而不已余乃凝眸掛目則官道起于山下民廛三百戶夾官道為邑是為山目驛家君之居即在驛西太倉驛南民居名五代亦夾官道與列樹點接南走至鍛冶里即圮橋駕焉其水名磐井川野史所稱前九年之役源鎮守臣主窘窮濟此川所傷馬蹄者即在此上游於是矚目橋上則有騎而去者有馱而來者邂逅傾蓋而驚喜竦肩背者癡立停步如騁望者婦女相携者會揖圓顱行旅之輩校其大小人猴馬蓼出樹入樹來往不絕橋外即一關也一關以外連山自西南

亦抵此會于淶〻磐東南即一關所治之域也山勢踰淶崛起即循淶北走者為東山之諸山而西轉最高者曰長部山〻下之村曰長部以南曰小島曰舞草〻〻東南有孤峯秀出于連山之上而其形似冨岳者曰烏兎峯烏兎東北崖元于雲間者曰室根山舞草山上則老杉圍繞大悲閣遙與梅嶺對峙家兄曰是延喜式所載磐井郡二社而此曰配志和彼曰舞草彼此足徵準來能乃問曰古有名冶曰延房

家於山脊北面樹木北連薄淶濱磐水

載筆乎何其爭邀呈奇爾家兄乃回望指點而不已余乃凝眸掛目則官道起于山下民廛三百戶夾官道為邑是為山目驛家君之居即在驛西太倉驛南民居名五代亦夾官道與列樹點接南走至鍛冶里即圯橋駕焉其水名磐井川野史所稱前九年之役源鎮守臣主窘窮濟此川所傷馬蹄者即在此上游（古道不在今游設也）於是矚目橋上則有騎而去者有馱而來者邂逅傾蓋而驚喜竦肩背者癡立停步如騁望者婦女相携者會揖（岬嶋）圓顱行旅之輩校其大小人猴馬蓼出樹入樹來往不絕橋外即一關也一關以外連山自西南來其東頭（熟清磐水出）岑蔚之下一關館焉（庆）家於山脊北面樹缺處乃置遊望之亭山又起其東北（走）遶薄涑濱磐水示抵此（后涑）會于涑（涑）磐東南即一關所治之域也山勢踰涑崛起即循涑北走者為東山之諸山而西轉最高者曰長部山（下之村曰長部）以南曰小島（南）曰舞草（東南有孤峯秀出于連山之上而其形似冨岳者曰烏兎峯烏兎東北崖元于雲間者曰室根山舞草山上則老杉圍繞大悲閣遙與梅嶺對峙家兄曰是延喜式所載磐井郡二社而此曰配志和彼曰舞草彼此足徵（準不能決）乃問曰古有名冶曰廷房

住舞草是乃如何家兄曰是作源氏傳家寶刀曰髯
切者山下堀地出古炭宅地可證烏兎乃隷相川村
相川一條山路蓋自千厩驛而至舞草踰涙是則為
作瀨路乃坦〻經正覺達山目驛作瀨以南為大林
為前堀皆濱磐水而樹屋相因連接官道作瀨以北
則雁江東吳樋口細谷樹屋翳顯北接官道官道隱
而不見乃收眸轉身共進於社壇〻有石階未升階
數武老杉夾立右者其大八十圍左則其圍六十許
遂詣祠前拜前殿太室茆屋二楹函脊四阿是為配
志和之正祠其所標額是土御門三位泰邦筆迹也

其所祀之神則天孫曰瓊〻杵尊其妃曰木花開耶
又有神白髙産靈三神合祭其祭也日維十六月維
春三秋九起而觀壇上則壇塲削平壇廉如弦〻下
皆砌其弦南北若干脊後則山涯擁塲而塲形如弧
弧弦直經成矢處凡若干步而正祠居矢少南正祠
南北更有三小祠南祠東向祀伊勢皇北祠南向祀
宇佐皇中祠則在矢北祀愛宕之神大悲大士亦祔
中祠中祠之前正階之北設小石階共自此階降乃
左轉至鐘樓西耶山經隮如干步有巨杉長千仞拳
條直暢如數樹之横立大枝于林巔然但杪心死而孤檗指

山巔曰嶕

天在遠望之、恰如天柱然。故不問而知其謂姥杉。同行試伸臂連抱而絜之則九而朒。十而盈。其大可想。從此又攀邃徑百數十步。忽出山脊。則北天寥廓。始可騁望。故名眺望岡。乃從茲岡騁望。則水田萬頃。皆旣化碧。樹屋綉錯其間。望之如島嶼棊置然。山目以北民居亦夾官道。樹屋相因為村落者為根岸。為佐野。為祇園。為高館。〻東北嶂壁聳於涙涯。而頂有判官影堂。杉碧擁護。為土俗呼之曰判官館。卽高館之墟也。其東南藤氏之墟。曰伽羅樂。曰柳御所。今皆漸變成田成淵。山又起於高館數里之西。而頂戴樹

達谷西北鬼山嶕

者為金鷄山。其西南卽平泉之諸山。而山勢西來自達谷。以西金鷄之東。高館之下。官道纔通處。卽古衣關之址也。官道之衝。有山號關山。有寺號中尊。家兄曰。古昔堂塔三十餘宇。一經兵燹。今唯光堂經藏獨存。餘皆係再營。當關山之東截然者。鄙所云長部山也。僧西行所稱束稻山。卽此。往昔安倍頼時樹櫻花十萬株。故西行又稱芳野。今有此花。家兄曰。官道古出衣關。卽蹟而西。西者由關山達于衣關。準曰。東史所謂上道者。狀曰。然。東者則由關山之東。踰衣川經瀨原。橫過德澤長嶺。達于前澤驛。官道卽自松前至

于京師之大道也準曰東史所稱下道者亦是此欲
曰然則官道今猶古然也長嶺隷白鳥村山勢逶迤
自西而來至淶而極淶水發源于磐手至于牡鹿入
于海故俗呼曰北上川又或曰來神川淶磐西北皆
家君所職也瀨原南東出其北西縣斗入之地亦有
之古史所載瀨原柵白鳥柵其地可徵山起于白
鳥西北突兀馮雲霄者名駒岳騰澤之望也即分駒
岳南管我仙臺北管南部駒岳之東踰淶有觀國山
上有大悲閣觀國東南皆江刺諸山而東北接氣
仙觀國西北皆南部之諸山也望極而回看則中里

茂林當前而連亘于數百步之外又西遊其視則高阜
上疎樹護小祠蓋八幡之神云視之則高嶺曰
臥牛館蓋古堡障之遺址也臥牛之下即太倉而臥
牛家君所有之城於是回頭日已西傾山光凝而樹色紫
也兄弟同伴相帥降山徑復出于鐘西樓橫過兩杉
東而南往數十步山上有小祠祀安倍三位恭邦號
曰神星之靈返步由磴道降則神厨在焉區曰御供
所行者守焉庭有老松因成園趣又降磴道北出于
正祠磴道之稍平處仰視之直上數十級又降數百
級級盡石梁駕焉過梁返顧池形學山磴道以充豎

畫屏成山字亦奇池水淡墨國雅者流春晚來聽蛙
鳴從此東向降阪〻北山上祠菅相公阪窮設總門
自門內左轉百有餘武小祠曰白鳥之神凡謁正祠
者必先謁于此而詣正祠故俗號曰癸社祠返向總
門西南傍阪構垣門入則掌祀之居因山為園〻趣
可愛園即元祿年時園師曰普朴者為之普朴自上
國來寓山目時所治凡三此其一也其二即我家園
與龍澤寺園是也園東南有古梅樹榜曰蘭畹梅相
傳菅秀才淳茂謫於奥洲之日携相公所愛梅實來
種之于此〻其兒孫(即其子孫)(崇)(香)(園)(或他處亦有之)掌祀世所謂修驗僧是曰日

光院自院大門出寸總門之前東行百餘步度照井
澮過鳥居表轉身仰視額曰配志和大明神(社家名)是吉田
神祇(副官)所書也云視畢乃循照井堤而歸將入門(門額)仰
首視往迹暮雲深鎖山顏闇然

(人為山靈不復我意毛孫猶其祀物)

銅臺記

準生八年、始受句讀之師曰篠谷先生、先生常教授於銅臺之上、故鄉人尊先生曰銅臺先生、蓋山目驛西有二澮、皆曰照井、以上下別、下澮界里廛流驛後、與上澮相距僅六七十步處、即銅臺在焉、上澮其東涯惟隄、隄至二仞若三仞處、銅臺起其側而為兩層、兩層為背而面乃三層、東面第一層二仞有奇、而第二層乃一仞有半、其第二層即西背第一層、而挺於隄一仞有奇、東西八九步、南乃十八九步、其於第一層內、土起四五層而方十五六武者、為第三層最高

處、自平地觀之、凡四仞有奇、是爲銅臺、昔者元祿年時、有豪民曰阿部隨波者、饑歲思賑貧民、於是貿一盆土於十錢、遂累成茲三層之高、不知其所費幾千萬、鄉人因號曰銅臺、篠谷氏三世居于此、先生就最高之南、前層之上、連接搆屋、聚生徒教授、逮有餘暇、則雪月煙花、銜杯鑄句、以自娛也、余常出門度圯橋、循隄北走百三十四步、得衡門入之、乃先生居也、以故朝夕出入受業於先生七八年矣、余一日奮然負笈入府、復去遊江都、學昌平國庠四年于今、今茲甲寅仲夏歸鄉省二親、一日問先生、設盛饌以待余、余乃思先生之居于此、一鄉之人爲孝爲弟爲仁義爲忠信、有疑乎解於先生、有惑乎辨於先生、蓋隨波之舉、與世人爭錐刀不一芥以與人而累巨萬者大有間矣、是亦不可以不傳焉、然今日受先生賜、與前日受豪惠、顧其所裨益何如哉、今以此人居此臺、是地之與人、不可無記、余亦嘗與受賜、故作文記之、於其盛待之意、吾豈敢當寛政六年夏五月大槻清準記

書中秋詩卷後 甲寅

右中秋詩若干首者、同舍相聚賞月之什也、吁嗟、離合之不齊、人生之常耶、今年之距去年、不曾幾時、而去年同賞月者、今幾人在哉、當其同賞之時、孰謂某人去某人留耶、今年視明年、猶去年視今年、則明年之集、幾人留、幾人去、孰能逆料之哉、今也相集賦詩屬和、雜之以劇談笑謔、其相得如此、及異日已離散則思之不可復得、乃披是卷、讀其詩、思想其人、則足以慰相思之情矣、寛政甲寅中秋大槻準書

碧山園記 甲寅

吾友游浪華者既還夸游中所得且曰浪華有隱君子其徒号曰流水先生先生右詩書左圖史教授以業潛居不出門十餘年矣又有人持先生所居圖來指示曰其居得門而入則標之曰別有天地門右曰桃花之塾板屋數椽架其左者曰流水之軒是為先生讀書之所從軒至門從門至塾廣袤數畝其間為園是為碧山之園園有假山種花卉名木欝然而茂粲然而華四時之花代發丹者譙熹者吐先生逍讀書之暇徜徉於松陰竹影之下時或乘興獨酌酌則

醉醉則臥卧則藉之以綠草灑之以清風起臥無時
惟其所適余聞先生之為人沈靜澹安不以外物累
乎心寤寐所注不離乎山雲水月是以來往于此者
非耽嗜丘壑之人則風流遺逸之徒故寄身人境之
中而耳不聞車馬之喧雅容滿堂而纖塵不入于心
坎先生所以常不出門而自娛也世之薄夫不汲々
乎求名則屑々乎于祿自先生觀之塵土而已矣草
茨而已矣故先生之風聞者慕見者醉蓋令人杳然
有遺世之思也先生之居于此是非所謂天子不得
臣諸侯不得友者乎嗟嗟如先生非伯夷之儔則五

柳先生之徒歟寬政六年十月十一日大槻淮記

PL
UN
PL
1.8.1
25
1.2